

Starting Out in the Evening
黄昏时
出发

〔美〕布莱恩·莫顿 著

王圣葵 魏婉琪 译

出版人周刊「年度好书」

纽约时报「注目好书」

沙龙杂志「最受喜爱书籍」

Starting Out in the Evening



黄昏时出发

[美] 布莱恩·莫顿 著

王圣荣 魏婉琪 译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14-2010-059 号

Starting Out in the evening

STARTING OUT IN THE EVENING © 1997 by Brian Morton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rian Morton c/o Harvey

Klinger, Inc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本书译文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授权使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昏时出发 / (美) 莫顿著 ; 王圣葵, 魏婉琪译.

—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392-5613-9

I. ①黄… II. ①莫… ②王… ③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35615号

出品人：傅伟中

总策划：闫青华

责任编辑：熊 侃 饶 伟

特约编辑：沈丽凝 刘 霁

封面设计：万语设计联盟·一鸣

黄昏时出发

[美] 布莱恩·莫顿 著 王圣葵 魏婉琪 译

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：330008

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9.25

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5613-9

定价：25.00元

生命里
大部分的困难抉择
并非
对与错间的冲突，
而是
两个都是对的抉择。
这就是为什么——
生命总是悲伤的。

1

海瑟觉得今天自己穿错衣服了。早上她还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穿着这件黑色紧身小礼服，镜子里的她看上去风情万种。但现在，她认为还是应该穿得庄重些，穿着这身去见心目中睿智的英雄实在是太傻了。

海瑟在咖啡店等着重要的人到来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她不禁开始思索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在知道这人很可能不像他在自己书里那么有趣的时候，还大老远跑来跟这个人见面。她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逃掉，想随便写张道歉的纸条交给服务生，再一口气开车回普洛维登斯。但她最后还是待在原地。她很紧张，有点害怕，但是还忍耐得住。在她的想法里，对于承诺的畏惧，通常就是去履行承诺的原因。

门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外面的天寒地冻走进来。他穿着一件巨大的外套，像栋房子一样；头上戴着一顶皮毛片缀成的大帽子。他把帽子脱下，在收银机前面站了一会儿，拍掉身上的雪，脚上是一双高统橡皮靴。

他们从来没见过面，但是他立刻认出海瑟，向海瑟走过来，脸上带着微笑。年老，肥胖，秃头，艰难地拄着拐杖。这就是她梦中的那个男人。

2

“我真不敢相信就是你。”海瑟说。对方按住她的手，重重坐在她对面。

她其实很想说：打从我还是个小女孩，你就是我最重视的人。你是我的生命导师。你了解我，更帮助我了解自己。如果读一本书是两个人裸裎相见的过程，那么我已经裸着身体认识你好多年了。

海瑟想说些激情的话，眼前的男人却只是挣扎着要从外套里脱身。他看起来这么老，这么衰弱；更重要的是，看起来好陌生。海瑟突然害羞起来；读他的文字，感觉就像他把自己的灵魂直接灌注到海瑟的灵魂里，合而为一。而现在，却是肉体阻碍两人间的灵魂交流。

她觉得好像碰上了地震，脑里的家具到处滑来滑去。阅读他的著作时，她总把他想成是同一个年代的人；事实上，以她聪慧的头脑，她早知道他的年纪跟自己的祖父母差不多。即使这些年来，他对他的模样有无数种想象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是个胖子。在她的想象里，天才是瘦弱憔悴的。

他比海瑟想象的还要老，还要胖。就某方面来说，却更柔软，更坚硬。跟他握手的时候，他的手掌很软；脸垮垮的，像颗水煮荷包蛋，眼神却流露出冷冽与嘲讽。他的身上有一种柔弱和精明的奇怪组合，看起来像是在黑道上混的叔叔。

“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。”席勒说，一面沉重地呼吸着，想找个地方放他的拐杖。

3

海瑟点了沙拉、培根番茄生菜三明治和咖啡；席勒要了不加奶油与酸奶的烤马铃薯、一杯茶。服务生走了之后，席勒对她说：“我正在实行普里特金低脂饮食法^①。去年我发了一次心脏病，前年也有一次。我现在吃什么东西都不准放奶油了。”

“一定非常可怕。”海瑟努力使自己听起来像是有史以来最富同情心的女人。

“的确对于集中精神很有帮助。”

这是席勒写在书里的句子，但是她不记得在哪本书里了。她只觉得一阵晕眩。自己就坐在席勒的正对面！他就在这里！他就在这里，可是他快死了。她很庆幸能及时来到他身边。

服务生依次端来海瑟的沙拉、他的马铃薯、海瑟的咖啡和他的茶。在杯盘交错的短暂混乱中，她试着让自己回到现实。

“你在写新的小说吗？”

“我是在写，没错。不过这本写了好久，不太确定算不算新的。”他啜了一口茶，举止优雅得令人心醉。

记住他喝茶的样子。记住他那双柔软的手。记住他说话时低头看着

①普里特金低脂饮食法 (Pritikin diet)：低脂蛋白质饮食，提倡排除动物性脂肪（除鲑鱼外）、糖、白面粉和所有加工处理食物，提倡蔬菜水果和全壳类饮食以及运动。——译注（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。）

桌子的模样。记住。

席勒问了一些关于她的问题：哪里出生？念什么学校？喜不喜欢纽约？对于自己必须告诉他这些事情，一股异样感冲击着她。难道席勒不认识她吗？这些年来，海瑟一直是他的忠实读者，时常因他而借以认识自己，甚至觉得他一直关心着自己。

“所以，”他最后说，“你正着手一项关于我的研究，然而这项研究的价值还尚待商榷。”他悲哀地摇摇他那颗大头。

海瑟之所以身在此处，之所以鼓起勇气来到纽约找他，是因为她要写的硕士论文正是关于席勒所著的小说。

在她的计划里，论文只不过是第一步。她真正的目的是写一本以研究席勒著作为主的书。她今年二十四岁，希望能在二十五岁生日前写好论文，在二十六岁生日前握有一纸写书的合约。

她做着夸张的白日梦。席勒的四本小说全绝版了。四十年代，福克纳的大多数著作早已绝版，而评论家马尔肯·科莱^①以一册《袖珍本福克纳选集》将福克纳重新介绍给大众。就是这本选集让美国读者意识到在他们之中还有天才存在。如果没有科莱，福克纳也许就此默默无闻地死去。海瑟已经在想《袖珍本席勒选集》这本书了。

“我认为这是个很有价值的计划。”她说得心虚。

席勒摘下眼镜，拿手帕缓缓擦拭镜片。“对于你想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很高兴。如果你执意完成，我不会劝你放弃，但是我也必须很抱歉地说，我没办法帮你。”

海瑟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席勒在电话里听来就不是很积极，但

^① 马尔肯·科莱 (Malcolm Cowley, 1898—1989)：美国文学评论家、社会历史学家。

他当时没有明白告诉她不会帮忙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如果是十年前，这个研究会让我很开心。不过我现在是个老人了。”

“老不老跟这个研究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正试着写完小说。可能是我最后一本。我生命里所剩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完成这本书。我的健康状况不佳，得避免任何让我分心、让我无法完成目标的事。沃夫小姐，你的计划就是会让我分心的事。虽然是令人非常心动的干扰，但毕竟会令我分心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海瑟的心口被这饱含诗意的叹息声重重撞了一下，但她对于他举手投足皆是诗早有心理准备。

海瑟仔细地看他。他脸皮的皱褶悲惨地下垂着。跟许多老男人一样，他的模样不可思议地像个老女人。

就某方面来说，他的回答就是海瑟希望他说出口的话。他将一切奉献给写作的样子实在太美了。他是个英雄，一身伤痕的英雄，拖着残破的身躯向目标迈进。

“我理解，而且尊重你的决定。但是我忍不住要想，你的决定会不会下得太快？也许现在对你的健康最有帮助的，就是找个迷人的年轻女性一起生活。”

席勒本来准备把眼镜戴回去，但是他现在放下眼镜，带着一股好奇和兴味打量着，仿佛这是第一次看着她。

海瑟没有回避他的目光：他的眼神不显老，仍散发着年轻时，注视朋友和恋人时的那种神采。

她毫不顾忌研究着他的脸。她看到的，或者该说她以为她看到的，是力量、痛苦、孤独、苦涩，以及对抗苦涩的挣扎。当然还有时间。在

他那张松弛如老妇的脸上，海瑟看到岁月如何摧残着人的身体。

在那一刻，这股凝视像是一种性的接触。等到席勒别过头去，她觉得两人之间仿佛超越了性。她不知道这个感觉有什么意义，不过那就是她所感觉到的。

“给我一次机会。你会很高兴认识我的。”

海瑟想再进一步，说些自己也许会后悔的话。她很清楚自己想说什么，只是不知道该不该说。

不管多么不确定，她就是做了。很久以前她就明白，退缩学不到任何事。

“说不定，你甚至会爱上我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奇怪的姑娘。”席勒喃喃说道，脸上带着一本正经的不悦。他脸红了。海瑟从来没见过老人还会脸红。

4

席勒小心翼翼走在结冰的人行道上。海瑟想挽着他的手臂，让他走稳一点，可是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被当成老人对待。下午四点三十分，天色已暗；空气实在太冷，甚至可以在嘴里尝出一丝金属味。席勒把注意力专注在每一个步伐上，一群小孩突然从匹萨店里闹哄哄地蜂拥而出，他不得不停下来。海瑟想起他在《两段婚姻》里形容的纽约——他在街道上感受到的活力，几近性所带来的愉悦。不过，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。

席勒正要带她回公寓。海瑟告诉他，自己手中没有《失落的城市》，他说家里也许还有一本。他并不确定自己的书堆里到底有没有那本书。海瑟对此印象深刻，这似乎正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该有的样子。

席勒带着她来到位于百老汇街与九十四街交叉口的栋建筑物，搭电梯来到十五楼。

他帮海瑟把外套脱下，又花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脱下自己的帽子、外套和高统橡皮靴。

进入公寓，她首先注意到的是味道。沉重，不通风，微带酸味，一种老男人独居的哀伤气味。接着引起她注意的是书。每面墙都有书架靠着，每张桌子都堆满书。老旧褪色的精装书和崭新发亮的平装书；三层十九世纪的小说，有一层放了巴尔扎克全集，另外一层则

是亨利·詹姆斯^①的所有著作。有一面墙似乎完全奉献给政治学与历史，另外一面墙则被文学评论占据了，从马修·阿诺德^②到普里切特^③都有。除了书店和图书馆之外，她从没看过哪个地方的书比这里还多。

待在他的公寓，有一种兴奋的感觉。海瑟觉得自己就坐在象征权力的王座上；并非俗世的权力，而是想象的权力。作家是不为人知的世界秩序建立者，而席勒是作家之中最不为人知的。他仿佛是个被放逐的国王——不，他就是。

“如果有那本书，应该在卧室里。我马上回来。不用太拘束。”

海瑟轻碰他的手臂。“我能不能参观你写作的房间？”她压低的声音略为嘶哑，虔诚痴迷，加上大约百分之四十九的虚假，营造出令人无法忘怀的细语。她真的想看席勒的书房，也真心觉得那是神圣的处所，只不过以较为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。

对于海瑟表现出的崇敬，席勒似乎不为所动。“右边第一扇门，什么东西都别碰。”

海瑟没踏进去，只站在门槛边观察。房间很小。照理说这该是女佣人的房间，令人惊讶的是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。一张木头桌子靠在墙边，放着一部体积庞大的手动打字机、两叠纸。满满两箱纸放在地上，书桌前是一张直背木椅。墙上空无一物，没有照片，没有书。像僧侣修行的密室，或是监狱牢房。

这一幕景象并不是她心中所想的。她以为会看到一个房间，塞满了书，塞满了自己钟爱的事物，以及辛勤写作之后留下的杂乱无章。

①亨利·詹姆斯 (Henry James, 1843—1916)：美国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小说家。

②马修·阿诺德 (Matthew Arnold, 1822—1888)：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、评论家。

③普里切特 (V.S. Pritchett, 1900—1997)：英国作家、评论家，以短篇故事著称。

席勒还在卧室里，在公寓某个角落。她不经意走到厨房，桌上有个装满照片的鞋盒。她坐下，将照片迅速翻过一次，仿佛在找些特别的东西，但其实只是随意看看。

直到看见它，她才明白自己找的是什么——那是一张席勒年轻时的照片，几乎跟她现在一样年轻。

他很帅，脸上带着傲气和一种对异性的挑战。海瑟非常惊讶，照片上的席勒看起来像个运动员。

海瑟一直想拥有他某个部分，想占有他。她发觉自己将照片紧贴胸口，接着往下滑进自己的皮包。

玄关传来轻快的脚步声，不是席勒。海瑟很快地站起来，这让她看起来比乖乖坐在椅子上更尴尬可疑。

一个穿着紧身运动衣足蹬慢跑鞋的女子进了房间。“嗨！”女子说。海瑟只顾想着变得异常沉重的皮包，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好。

“你是小偷吗？”女子说。

“不算专业的。”

“这样啊。有个嗜好很不错啊。”

两人面对面站着。要不是席勒回来，也许她们会这样僵持下去。

“艾瑞儿。”席勒唤道。

海瑟觉得自己像是踏进了另一个世界。她就是艾瑞儿。

海瑟知道艾瑞儿的一切。知道艾瑞儿出生时难产，知道艾瑞儿梦想当舞者；她就是在席勒第二本书最后长长的一章中，童年生活被详细记录下来那个女孩。她是席勒的女儿。

眼前的艾瑞儿已长大成人，肯定已步入中年，也许快要四十岁了。

“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席勒说。

“我只能待一下子。我在九十二街有个新客户，我刚跟她谈完事

情，所以我想我该过来看看，打个招呼，然后吃些点心。”她从背包里掏出花生酱、蜂蜜、全麦面包、松松棉花糖奶油酱^①，还有一根香蕉。

“我想吃个花生棉花糖奶油酱三明治^②。”

海瑟端详她。她全身散发无拘无束的气息，加上运动员般的外貌，很有吸引力，但很邈邈。紧身运动裤上满是污渍，还黏了一层细细的猫毛，头发更是需要好好梳理一下。

席勒介绍她们认识。“你来得正好。”他对女儿说，“海瑟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位年轻女士。你那边有没有《失落的城市》？”

“我还没看呢。”艾瑞儿说。

“我想把书先借给海瑟。等她看完了，马上还你。好吗？”

“好啊。对不起。”

“别说对不起。”席勒用平静安抚的声音说。

海瑟不喜欢这种声音，太过关心，太甜腻了。

“我会马上还给你。”海瑟对艾瑞儿说，“我已经看完了，只是希望写论文的时候有书作参考。”

“这像是本重要的典籍，”席勒说，“全世界就只剩下这一本。”

艾瑞儿拿出刀子盘子，开始做起三明治。“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，别理我。”

“不，没关系，海瑟已经要走了。”

“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？”海瑟说。

她走进客厅。她根本不需要打什么电话，她只是不高兴。

①松松棉花糖奶油酱 (Marshmallow Fluff)：原是一家在美国东北部生产棉花糖奶油酱 (Marshmallow Cream) 的公司，后来成为这种奶油酱的代称。

②花生棉花糖奶油酱三明治 (Fluffernutter)：以棉花糖奶油酱和花生酱为主体的三明治，盛行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。

她可以听到席勒和艾瑞儿在厨房说话的声音。“昨天欧普拉^①说的话，让我心情很差。”艾瑞儿说，“她说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超过三十九岁还没有小孩，就代表那个女人真的不想要小孩，不管自己承不承认。”

“当然的。即使是欧普拉，偶尔也会说出一些错误的见解。”席勒说。

海瑟对于那样的女人竟是席勒的女儿而忿忿不平。这样敏锐严谨的小说家怎会有个爱看“欧普拉秀”的女儿呢？我应该比她更适合才是。

席勒打发她走，更是让她气炸了。海瑟已经要走了。她很肯定，只要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，一定可以让他重新考虑论文的事。她并不需要席勒的合作才能完成论文，但她想要席勒的祝福。

邋遢的艾瑞儿在咖啡桌上丢了一些东西。围巾、夹克、士力架巧克力的包装纸，还有一本学习控制的学校目录，封面上还有个荒谬可笑的标题：驾驭心灵控制的力量！

她闷闷不乐坐着，话筒靠在耳边假装打电话。

驾驭心灵控制的力量。她决定发送一个心灵讯息给席勒，要他到客厅坐下。如果他感应到，代表他在精神上可以和她相通，而且终究会帮她。如果没有回应，那么她就不再打扰他了。她把这些念头传送到另外一个房间去，听到席勒说话的声音。她想象这些念头如同一条大河，像是莫农格希拉河之类的，往前奔流到他的脑中。

她等待。过了一分钟，两分钟。席勒没出现。

^①欧普拉：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她的访谈节目“奥普拉脱口秀”，每天都吸引着700万的电视观众。

哦，好吧。她决定打电话。看看自己的答录机里有什么留言。

席勒出现在门边。海瑟对着他微笑，暗地里希望他走进来，坐在她身边。

好吧，他走过来了。心灵控制有效耶！现在她必须想办法让席勒坐下。

“很高兴和你碰面，”他说，“我去帮你拿外套。”

看来，什么心灵控制啊，一点用也没有。她快快跟着席勒走到玄关。她见到席勒本人了，也仅止于此。她想要更了解他，想要他认同自己的计划。但在这仅剩的一小段时间，她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席勒小心地把她的外套从衣架上拿下来，在她身后拉开，但她没有转身穿上。她抓住席勒的手，放在自己的唇上，在这个没有开灯的玄关，不合常理地亲吻席勒的手。

“答应我，你会给我机会。”

席勒抽回手，外套掉在地上。他往后退了一大步，海瑟以为他吓坏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海瑟眼中跟她亲吻他的手的动作一样奇怪：席勒把另一只手放在她脸上，蒙住了她的眼睛。她不知道他是想对她表示亲密，还是打算和她保持距离。

5

艾瑞儿有一种优雅、滑行似的走路方式。海瑟这才明白，席勒在他第二本书中所叙述的少女抗争已经到了收成的时候，艾瑞儿毕竟还是成了一名舞者。

海瑟走到厨房道别时，艾瑞儿说她也要走了，海瑟便提议顺道送她。两人一起朝海瑟的车子走去，那辆从普洛维登斯租来的车。

“我很喜欢你父亲的书。”海瑟在驾驶座上坐定之后说。

“他说你准备写一些跟那些书有关的东西。”艾瑞儿说。

“是啊，我的毕业论文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写一本关于你父亲的书。

我认识一个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，他很感兴趣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艾瑞儿说。

海瑟对于自己还能举止正常而相当自豪。此刻她感觉自己根本不像个正常人，她的大部分心思都在别的地方，试着理解玄关那段奇怪经历背后的意义——如果那有任何意义的话。

“当个伟大作家的女儿是什么感觉？”

“你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作家？”艾瑞儿看起来很高兴，但是也很奇怪地，有点惊讶。

“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是没错啦，但他是我爸爸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老实说，我不怎么爱看书，他的书我只看过两本。”

自第一眼见到她，海瑟对她的评价就不高，现在更糟了。